

傲剑狂刀

上



台灣上官鼎

傲剑狂刀

[台湾] 上官鼎 著

(上)

江苏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风流王子的故事——

王子幼时罹祸遭追杀，得盲人相助，结识顽劣调皮的覃家兄弟，游戏间习得武林绝技，屡屡击溃天台三老的逼杀，又得美貌少女覃珠的垂青。少男少女失足万丈深渊，却因祸得福，饮下千年异果，迷走深谷，智杀刀枪不入已通灵性的白猿，获护身猿皮两张。江湖荡妇胡媚娘，久慕王子风采，欲与他媾合，淫术施尽，醉痴老人使王子逃脱淫网。王子不忘寻父，只身赴海外，遇奇人武艺更臻绝境，又与娇艳绝伦的佩兰、佩芝双美结成良缘……

江湖儿女争风吃醋，王子陷于情海欲波之中焉能自拔？

目 录

上册

第一章	龙种得道.....	(1)
第二章	江南十煞	(22)
第三章	顽皮发威	(44)
第四章	闯祸得福	(66)
第五章	小子胡闹	(87)
第六章	诛杀怪猿.....	(109)
第七章	步步杀机.....	(130)
第八章	针锋相对.....	(151)
第九章	天外有天.....	(173)
第十章	艳福不浅.....	(196)
第十一章	海上神助.....	(218)

中册

第十二章	重现中原.....	(241)
第十三章	技惊四座.....	(264)
第十四章	寻妹情痴.....	(285)
第十五章	胭脂宝马.....	(304)

第十六章	鸳鸯活宝·····	(323)
第十七章	笑里藏刀·····	(341)
第十八章	四童戏贼·····	(365)
第十九章	拜山应敌·····	(386)
第二十章	群魔乱舞·····	(407)
第二十一章	摧毁贼穴·····	(427)
第二十二章	魔女贪淫·····	(447)
第二十三章	江湖媚娘·····	(468)

下册

第二十四章	酒癡醉痴·····	(489)
第二十五章	捣蛋逞狂·····	(509)
第二十六章	佳人脱险·····	(528)
第二十七章	歌舞金陵·····	(547)
第二十八章	茅山一魅·····	(567)
第二十九章	多情公子·····	(586)
第三十章	无聊无赖·····	(605)
第三十一章	绝岛奇女·····	(625)
第三十二章	痴欲共享·····	(644)
第三十三章	利刃飞逝·····	(663)
第三十四章	世外桃源·····	(681)
第三十五章	黄金万两·····	(698)
第三十六章	合欢永乐岛·····	(715)

第一章 龙种得道

浓云如墨，细雨如酥，一个年约三十多岁，生得蜂腰猿臂，燕领虎额的汉子，背上斜插着一支宝剑，背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趁着这茫茫的黑夜，朝着这荒山飞跑，一路来他两人躲躲闪闪，专拣那些没人走的路来走，如果以时间来计算路程，那么，应该是六十里以外了。但是，应天府里的火光，似乎还照到这座山头，使那汉子不敢停下他的脚步。

尤其是，那汉子想到他的主人流着眼泪对他说那番托孤的话，更使他感到知遇之恩，虽粉身碎骨也想该把这小主人送到安全的地方，所以从初更时分得出城来，现在已经雄鸡三唱了，何处是安全的地方呢？

这座山叫做宝华山，那汉子是认得的，前几年还跟随主人来这山上狩猎过几次，他记起这山有一座道观，要是在平时，到那座道观借住几天绝无问题的，可是，这时为了背上那小孩子着想，他绝对不敢这样做。他还清清楚楚记得山上有好几处狐穴，也有好几处可以容人进出的岩洞，但是，这座山太小了，而且离城不过六十里左右，万一燕兵到来搜山怎么办？要是不在这座山上找个地方休息，过了这座山头又是一片平阳的地方，天亮之后更不好赶路，正在进退为难的时候，前面松树下来一声大喝：“谁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快说！”

那汉子吃了一惊，双足一蹬，身形横飘了五六丈，往山上跑去，忽然身后呵呵笑道：“还想跑吗？”头上一阵劲风，前面已

站着一个中年道士。汉子心急逃命，也来不及考虑，右掌一吐，“单掌推碑”夹着一股劲风，朝着那道士胸前打去。道士微微“噫”了一声，轻步一移，已经转到侧面，“吴刚伐桂”反掌斩来。

那汉子背着一个小孩子，只有单手应战，吃了大亏，迫得喊声：“且慢！”把那小孩子往山石上一放，低声嘱咐了几句，回头喝道：“来吧！”

那道士见这汉子背着一个小孩子，也感到有点意外，连忙喝道：“你先说你们是什么人？”

那汉子喝道：“打赢了，我自然会告诉你！”双掌一挫，“双龙抢珠”、“猴儿摘果”两式同时发招落空，立即前脚一退，身形已经偏了过来，左掌横斩，一招“上下交征”又朝那道士身上打到。

道士一声断喝，招式一变，移宫换步，右掌“樵夫问路”往外一伸，左掌往下一按，轻而易举地把来招化开，同时右脚抢进对方的空门，一招“推窗望月”朝那汉子当胸打去。那汉子见对方的招式精奇，变招迅速，急忙施展出师门的“夏云掌法”，只见奇峰突变，气象万千，看似虚招，忽然变为实招；明明是实招，突然变成了虚招。那道士也是个大行家，看到这种诡异的掌法，连忙施展“秋霞掌法”，见招拆招，如丝如缕，如匹如练，只打得飞团人影，此落彼起，此进彼退，风声呼呼，把坐在石上那小孩子看得目瞪口呆，忘记了身在险地。

不消片刻，两人已打了一百多招，仍然谁找不到谁的便宜，可是，在这个生死搏斗的危急关头，那孩子忽然发出一声凄厉尖叫，那汉子心头猛然一震，招式一缓，正遇上道士一招“急浪吞舟”，竟来不及招架，右脚结结实实地中了一掌，斜斜地翻出两丈外，晕了过去。

那汉子一觉醒来，感到周身疼痛，他猛地想起那小孩子的安危，急忙爬起，忽然身上被人一按，竟是动弹不得，这时，他才发现身旁坐着一个慈眉善目的老道士，正待开口，那老道士连忙止住他道：“韩一方，你不必心急，那姓朱的孩子只是被毒蛇咬了一口，经贫道用灵药医治，已经不碍事了，只是你受了内伤，绝对不可开口说话，你可以安心在这里休息几天，这里是后山的深洞，除了贫道和两个徒儿之外，并无外人，等你们的伤势痊愈，我再设法送你们到另一个地方去。”

韩一方听了，不断地点头示谢，虎目里竟流出几滴凄惶的眼泪。老道士嘱咐几句安静疗养的话之后，转往后面去了。韩一方仔细打量这个地方，原来是一间长方形的斗室，看起来是整块石头开凿而成的，斗室当中的顶上，悬挂着一颗鸽蛋大小的明珠，室里的光线，就完全靠着明珠放射出来。这时，他静静地想：想到主人今后的命运，想到燕王的残暴不仁；想到逃出来的这个孩子，将来是否能够继承他父亲的基业……韩一方想得很多，觉得头脑有点发胀，眼睛也有点模糊，不知不觉中，眼泪已把枕旁的草席染湿了一大片。

洞里透不进日光来，到底是经过了多长时间，韩一方也无法知道，只是感觉到肚子有点饿了，本待起来走动走动，可是，又想到那老道人那一句话，知道自己受伤不轻。他并不是恐怕走动而妨害自己复原，而是要负起保卫那孩子的任务，想到这一层，韩一方的心里又掠起了一片浓黑的阴影，他记起原来是在宝华山和一个中年道士过招，后来被人打伤，为什么会到这个山洞里来，当然是受了老道士的援救，可是，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呢？老道士又是什么人呢？这是韩一方所不能理解的。同时，他和那道人打斗的时候，看那道人的身法和掌法，似乎

都比自己稍胜几分，而且也很眼熟。自己枉是练了二十多年的功夫，满以为可以借作封妻荫子的工具，退一步来说，也可以在江湖上扬名声。谁知出道以后还没有三年，就和几个知交好友入了皇宫，充任侍卫，从此侯门似海，连表现的机会都没有，十二年来几乎使他闷得发慌。幸好从太祖以下没有一个把他当作下人使唤，把自己看成一家人，虽然有点受宠若惊，但是凭着这一点，也应该替他卖命。自从那一个晚上，他受了托孤的重任之后，立刻背着这个孩子，从地道里逃出城外，辛辛苦苦地来到宝华山，哪知却遇上无名的道士，一出手就被他打伤，幸亏遇上老道人解救，否则一切都完了，看来这老道人必定是一个非常的人物，否则，他也无法救援自己……

韩一方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光影一摇，一个修长的道人捧着一个托盘，来到了自己的榻前，韩一方一看那道人惊得几乎叫出声来。可是，那道人却笑吟吟道：“韩兄，我们是一场误会，同时，也是韩兄的福泽深厚，所以吃到敝恩师刚炼好出的‘换骨灵药’，只要再过几天，痊愈之后，功力更加深厚了！”顿了一顿，又有点惋惜地说：“其实当时我们两个都性急，我因为韩兄走的这个方向，正是要到后洞来，而且敝恩师炼丹正到了最后关头，不容外人打扰，所以挡你一下，谁知你身负着那样重大的任务呢？不过，要不是这样，我们还闹不到一块来，这也是一段前缘哩！现在韩兄料必觉得饿了，请先吃些米粥，虽然不算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最能够理中和，养中气，也算是山居的珍品，尽管放心。再则，敝恩师已决定把韩兄和朱家那孩子送往凤凰山祖师那里，虽然几千里的路途，沿路上峦烟瘴雨，毒蛇猛兽众多，但是，有敝恩师护送，包管无妨，在那边也比在京郊安全得多，如果能得到师祖收入门下，学上十年八载，再

出山来肯定是天下无敌，也不必躲躲藏藏了。”随后把捧来的东西，放置在榻上。

那道人一口气说完了那么多事，韩一方听来无不息息相关，想不到这老道人竟是恁般周到，替自己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不由得感激得流下眼泪来，叹一口气道：“我韩某一夜之间，本来不知道投奔什么地方，不料到这里来，却蒙贤师徒情重，替我们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少主年幼，我韩某替他拜谢了！”就要挣扎起来行礼，那道人忙喊：“使不得！”连忙按着韩一方的肩膀，不让他起来，笑道“韩兄不要性急，你现在还不便于起床走动，一伤了肝气，更要多疗养半个月，所以还是耐心休养几天才好！”

韩一方无可奈何，只好躺在床上，由那道人坐在床沿，捧起一碗米粥，一匙一匙地喂着他吃，这时，韩一方真个饿了，一口气吃了四碗多，才停下来，那道人见他能吃，面上也显出喜悦道：“韩兄这个伤，本来最少也要医治一个月的，吃了敝恩师的灵药之后，只要七天就能够痊愈，现在我看韩兄有了好的胃口，料是先天的禀赋有关，大概三天也就可以了，韩兄请自休息我还有点小事，去去就来！”收拾那些食具，走出室外，可是，刚刚出得门，立即又转回来道：“我叫做叶道清，韩兄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可随时喊我！”韩一方头点答应了，叶道清才走了出去。

韩一方见叶道清走了，才想起忘记请教老道长的法号，不禁有点懊悔，好在来日方长，也不愁没有时间，过了一会，叶道清又回到室里，手上还拿了一本薄薄的书，笑道：“韩兄这回真是因祸得福了！师尊要我先把这本书给你阅读，锻炼真气归一，将来好处大哩！”韩一方忙问：“请教尊师法号！”叶道清道：

“师尊上正下玄，号称风云道人！”韩一方“呀——！”一声惊叫起来。

叶道清诧异道：“韩兄在何处听说过师尊的道号？”

韩一方满脸通红道：“小弟的师父上奇下玄，与令师是同门……”

叶道清喜道：“那是我的二师伯，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未听二师伯说起？这样说来倒算是我的师兄了。”停了一停，叹一口气吟道：“四十年来家国……”

韩一方怔了一怔，接着吟道：“三千里地山河，几曾识干戈？”这两句虽然也是后主词，但是并不连接。

叶道清接着吟道：“梧桐深院锁深秋……”

韩一方接着吟道：“自是人生长恨水长流！”叶道清喜得跳了起来，深深施了一个礼，说一句：“师兄！且待一下，我请师父去！”把带来那本书，朝韩一方的怀里一扔，回头三步作两步的出到外厢去了。

韩一方正在盘算着十五年来心事，又见风云道人带着叶道清和另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道士进来，韩一方忙在枕上叫一声“师叔！”

风云道人一摆手仍要他躺着不动，笑道：“刚才我听道清说，你是二师兄门人，料想是不会错的了，但是二师兄门人倒有七八个，不知道你排在第几？”接着吟道：“客路苦思师……”是陆放翁的“好事近”。

韩一方忙道：“寂寞开无主！”陆放翁“卜算子”第二句。

风云道人“哦！”了一声，诧异道：“你排在第二？那么为什么叫做韩一方起来了？”

韩一方忙道：“师叔明察！徒儿原名是韦道全，下山后的第

三年遇着几位知己，投效明朝辅佐明主蒙圣恩赐复本姓，自从蒙赐姓名之后，原想奉告师尊，奈何禁宫深锁，没有机会再见同门，十二年来，无时不为这事难过，尚望师叔恕罪！”

风云道人握着韩一方的手，感动地说：“你如果不说，我怎么知道里面有这么一段曲折！不过，来日大难，说不定燕兵到处搜查，这里虽然比较隐秘，一时不易发觉，可是，日子久了，难免被追踪上来，弄得不好，就会遗恨千古。看来你内功方面已有了基础，又及时服了换骨丸丹，只要依照我这本“内功图说”凝神内视，练一昼夜，就可以复原了，等你痊愈之后，我再让少主过来见你！”韩一方连忙顿首称谢。风云道人回过头去，叫叶道清去洞外戒备着，同时，又叫那年轻道士过来晋见，韩一方这时知道他叫做“侯道源”，已经投师十六年了，但是风云道人教导严格，如果不是轻功、内功、拳掌、剑术，四样都有最高的造就，绝不允许他们单独出外行道，所以算起来还没有出师。风云道人所以要费七七四十九天的工夫，练“换骨丹”的用意，也就是想借“换骨丹”的药力，增强道清、道源两人的功力，好不容易练到七粒，却遇上韩一方闯来，被道清打伤肝脏，擒回洞里，心里一急，一下子就把珍贵的“换骨丹”给韩一方吃了两粒。至于朱文奎不过是被一种叫“青蝮”的青蛇噬伤，已经被道清用点穴手法替他闭了穴道，吃了解毒散之后，人已经醒过来，但是朱文奎也是天生一付练武的架子，如果真要辅佐他复位，他自己也需要有过人的能耐，才可以使各路英雄心悦诚服，为了使他以后学武容易，也给他吃了一粒。这时，一说起来，彼此都是一家人，风云道长觉得这灵丹花得并不冤枉，不由得哈哈大道道：“韩师侄！我这些换骨丹虽然不算怎样珍贵，可是也费了我多少年的心血，将来还要问你师父要两粒“玉成

丹”，给你这两个师兄补偿哩！到时候你要认帐才好！”

韩一方在师门的时候，久闻这位师叔最爱开玩笑，也笑了一笑，并不经意。风云道长见他不着急上当，反而好笑道：“你那师父还不知道在你们面前怎样排喧我，今天连我这个师叔也吓你不倒了，好！干脆我成全你到底，看你那师父还拿什么谢我！”

韩一方笑道：“师叔要成全徒侄，自然只有徒侄报答你老人家，干我师父什么事？”

风云道长笑道：“少说废话！我一定要你那师父谢我才算！”回头喊道：“道源！你过来把师兄的衣服脱了！”

韩一方才说得一句：“师叔别开玩笑！”侯道源已经走來不容分说，按住就脱，并且笑道：“师兄走运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师父用内功帮你治疗，对你有莫大的好处。”韩一方恍然大悟，但是，当着尊长的面脱光衣服，无论如何也有点忸怩。

风云道长见侯道源已经把韩一方的衣服脱光，立即坐到榻上，左掌按着韩一方的胸口，右掌按着韩一方的命门，屏息凝神，一心施术。过了一会，韩一方就觉得一缕热气从命门直达胸口；风云道长的左掌往下缓缓地移动，那热气也就缓缓地随着掌心移动，而往下沉，骨节也格格地作响。这样反复抚摩，约有一顿饭的光景，韩一方觉得命门微微一震，一缕冷气贯顶而入，这道冷气周游全身之后，风云道长哈哈大笑道：“好了！别赖着！快点穿衣服起来，我带你出洞走走，你那少主已经等得急啦！”这时，韩一方周身骨节酣畅，心气充足，连忙穿起衣服，重新叩谢。

这时，风云道长庄容正色道：“贤契不必多礼了，你这所负的任务很重要，所以我先用内功使你立即复原。过一会，我还

要到建康城一遭，看看那边情形；道源也需要先往江边，雇好船只，所以，在这里只有你和道源两人，一切都要小心才好！”韩一方诺诺连声，一同出到前洞。

朱文奎一见到韩一方出来，一蹦一跳过来牵着他的手道：“张大哥，老师父真好，今天早上起来，教我一套拳法，我已练得很熟了，而且我还可以跳丈把高，刚才我还在洞外跳上那石崖哩！”

韩一方被他这几句话吓了一跳，忙道：“少主你也太顽皮了，你自己一个人到山崖上去，万一遇上恶人，那还了得！”

朱文奎一双小眼骨碌一转，笑道：“张大哥，你怎么搞的，又把我叫成了少主？在家里的时候，爹爹和娘不是要我把我叫成常松寿吗？你一下子就忘记了！”

韩一方被他说得脸颊一热，忙道：“我哪会忘记？不过在这里都是我的师叔、师兄，是一家人不妨说说真话罢！”

朱文奎才点点道：“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也要喊熟了才显得自然啊！虽然这里是自家人，可是，隔墙有耳，万一被别人偷听了去，岂不是糟？”

韩一方想不到朱文奎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竟能说出一大堆的道理，而且是无懈可击，找不出他半点毛病，只好唯唯说“是！”风云道长师徒，互相看了一眼，都微微地点头，惊奇着这个太子为什么是这样和易，没有帝王那种骄傲的气息。

风云道长忍不住问：“松寿！以前教你读书的师尊是谁？”

“是方孝孺学士！但是，他已经死了！”松寿这样说。风云道长奇道：“你怎知道他死了？”

松寿小眼一睁道：“方博士正直忠心，气节凛然，绝对不会受燕王利用，哪得不死？只要他不顶撞燕王，受灭族的惨祸，就

算幸运了！”

风云道长急道：“你这话不假？”

松寿正容道：“我骗老师父做什么？古话说：“‘知徒莫若师’但是，‘知师也莫若徒’啊！”

风云道长动容道：“现在人欲横流的时候，居然有这样忠心耿耿的人，本来我也要往建康城里走走，如果可能，我一定要把方学士救出来。”匆匆叮嘱韦道全（韩一方）、侯道源几句，转入丹室，片刻之间，已换了一种装束。这时，风云道长身穿青色法服，背着宝剑、葫芦，和一个小小的包袱，来到前洞。各人恭送他出得洞口，只见他双脚一顿，一缕黑影就像离弦的箭，蹿上了十多丈远的一棵树上，在那树顶略为停了一停，又一连几纵，消失了风云道长的影子。但是，风云道长停脚那棵树的浓叶里，又冒出一个人影，往洞口这边飞来，各人眼睛一花，人已到达面前，常松寿看出来人是道清，忍不住拍手叫“好！”

叶道清一笑道：“好吗？要不要学？”

常松寿笑道：“要学！你现在可肯教我？”

叶道清笑道：“我哪能够教你？将来见到师祖的时候，要是他老人家肯教你的功夫，我们都要喊你做小师叔哩！现在你急什么？”回过头来对道全、道源两人道：“师父要我立刻赶往大河口，要在晚上才回来，你们两个在这里招呼一下。”各人唯了一声，叶道清笑笑，也就走了。

到了深夜，风云道长满头大汗回来了，各人还来不及问侯，风云道长已急忙地说：“不要多说废话了，我们得立刻就走，快点收拾！”各人知道事情严重，唯了一声，各自分头装束，好在他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很快就回到前洞，侯道源忙道：“师兄还没有回来，怎么办？”

风云道长道：“不必等他了，我们在路上可能会遇上他！”话一说完“唰”一声，门里闯进一个人来，一见面就喊：“师父！师父！”风云道长应了一声道：“你背起松寿，跟我来！”道全道：“师弟辛苦，还是由我来背吧！”把常松寿往背上一搭，各人跟着风云道长电掣风驰奔往山下。

在路上，各人已经看到后面，火把万点布遍了山谷和附近的村庄，谁也不敢缓步下来，道全更加心急，一口气跑了四十多里，到达了江边，风云道长才缓了一口气，叹道：“好险！要是迟走一步，被他们合围起来，纵然能够走脱，也要费事，而且还要伤亡多人，现在到了这里，再也不怕他了！”忽然又转口道：“道清，你租谁的船，船在哪里？”

叶道清忙道：“是柏前辈的船，就在前面几百步的柳树下，等徒儿去看看！”一展身形，如飞而去，各人随后赶过去，不消片刻已经到达，却听到叶道清：“噢！”了一声，各人望望江边，哪里有半只船的影子？

风云道长情知有变，忙道：“柏老头说把船停在这里？你不会记错？”

叶道清道：“柏前辈还亲自带徒儿来到这里，哪能记错？要么，是柏前辈出了什么岔子？”

风云道长侧耳一听，轻轻道：“他们在上面打起来了！道全招呼着松寿就在附近躲一躲，除非迫不得已，千万不可出手，道清、道源，统统跟我上前面去！”轻身一纵，已经跃出十余丈，三人施展轻功，飞行迅速，约莫走了一里多路，果然看到火光闪烁，隐闻杀声，各人更加紧脚步，又走了一里多路，才看到十几个高手围着两人在江边搏斗，旁边还站有百多个官兵，手上都拿着火把，照得那一段江岸如同白昼。风云道长眼力敏锐，

早认得被围那两人正是铁泥鳅柏仲和他的女儿柏云芳两人，立即大喝一声：“泥鳅休慌，我来助你！”身法一变，“唰唰唰”一连几纵，已扑到现场，那些兵士大哗一声，箭如飞蝗朝着风云道长射来。

风云道长，哪把这些兵士放在心上，宝剑一展，寒光霍霍，已把射来的箭统统打落，剑光如雪，冲入官兵的队里，霎时哭喊连连，人头滚滚，这时，叶道清、侯道源两柄宝剑，也已加入战围，只杀得那些燕兵丢下火把就跑，深恨爹娘少给他们生一对翅膀。

那几个高手看得情势不妙，其中一个穿着华丽新装的汉子喝道：“妖道是哪里来的？想造反吗？”

风云道长长剑不停挥舞，边打边喝道：“到底是谁造反？燕王犯上造反，就是乱臣贼子，所以人人得而诛之，我们造什么反？识相的放下武器投降，还可以饶你们活命！”

那汉子气呼呼地叫道：“真个反了！这钦犯不抓回去灭九族都不行，兄弟们，拼啊！”那些兵士本来已经跑去不少，经这么一喝，又都围拢回来，喊杀连天，威力似乎增加不少。

风云道长见状大怒，喝道：“你们要找死，可怪不得贫道了！”宝剑一挥，朝着围攻铁泥鳅几个汉子就劈，这一招“横扫千军”使得又急又狠，围攻铁泥鳅的人已被他劈伤两个。铁泥鳅见到危急关头，忽然来了生力军，陡增了几倍勇气，手上一支铁桨，舞得呼呼的响，点、劈、拦、截、打、一时黑光滚滚，又把两名敌人打倒在地。

柏云芳一双长剑战着六名高手，已经是娇喘吁吁，支持不住，得到叶道清、侯道源援助，霎时精神陡增，娇叱一声：“你们这些狗才，一个也别想走！”身法一变，一路“地龙剑法”寒光迫